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九

復馬穀山中丞

初十日抵江甯省接奉 諭旨 命閣下開府越中畱駐安慶籌辦一切比卽恭錄咨行慶并無量頃接初六日惠書欣悉皖垣安謐如常英山肅清并蒙籌備援皖各軍米糧至以爲慰鄂邊賊氛甚重業經批令蔣之純迅速援楚兼顧皖境鈞陞等營已抵中梅河一帶該處難於辦米頃已批令鈞軍回駐桐城陞軍移駐六安皆爲易於採米起見并擬檄朱南桂駐宿松朱洪章駐太湖劉南雲駐安慶宿太皆通水運且係最要門戶劉則在省便於養病非有大股入皖不輕調出鄙見如此現尙未檄

行也此五軍皆須餉甚急請將皖倉之米竭力供支江外糧台  
目下無銀可發弟憂灼之至嗣後擬將東征局之月餉鹽河華  
陽鎮大通應解金陵之釐金江楚兩局應解金陵及鎮江之鹽  
釐正陽卡北鹽之釐此四款者概解江外糧台充餉卽日分別  
咨行刻下然眉之急則求閣下於司庫設法騰挪接濟以免決  
裂閣下交卸藩篆後糧台釐局二事仍屈長才妥爲經理至以  
爲懇英西林由西路漫水河移紮霍山境內稟請調駐太壽平  
坦之地統兵頗多恐未必能回安慶遽履新任皖南肅清擬檄  
易鎮於十月到壽春任朱令錫圭如回旌德之任聽候卓裁

復喬中丞

十三十五等日疊布復函計達台覽連接四次手書敬悉一切  
蔣之純援鄂市抵羅田而成軍門大吉戰受子傷富都統馬隊  
營壘失陷石鎖清吉赴援陣亡賊氛甚熾秀相咨調劉朱等軍  
援鄂比以各該軍病者甚多目下只能自顧院境難遽赴援鄂  
中沓復秀相頃復抽調易鎮開俊所部北渡將來亦駐潛山一  
帶爲游擊之師英霍兩縣有英郭何等軍分防當可自固樊離  
何紹彩進駐英山似有難色該邑辦米極難專供何軍猶虞不  
洽斷不可再添他營弟之令鈞軍駐桐陞軍駐六亦專爲易於  
辦米起見并無他意平日得營一飽臨急庶肯出力歷觀行軍  
不先算運米子藥者類多敗挫英西林現在統兵自難遽同安

慶接履新任藩司一缺或請穀山暫緩交卸或令小宋升署聽候卓裁穀山業經開府而督撫尙以札文施之縱渠或情願吾輩終覺不安如小宋專署藩司其臬司一缺勒道尙未服闋擬難派署博葉王三員均不相宜有吳坤修號竹莊者軍務地方均算好手曾放南韶連道被劾後又經累保至記名臬使 寄諭以西北需人開過兩次弟以在此帶勇相安故未令去或令張署臬司吳署皖南道或竟令吳署臬司均聽尊裁張擬於肅清皖南案內保實授皖南道目下則尙係湖南道員吳係布政司銜記名臬司尙非皖官二人皆不甚合例然勒道亦不合例目下擇員自以二人爲相宜祈酌之至廬鳳道缺前經函復請

於陳心泉馬魯川兩守中酌委一人已否札行心泉擬保道員  
不日出奏孫琴西來信已由淮回籍偏親年老無意出山自是  
君子之正道亦人子之至情留營一節應作罷論蔣道英司及  
出力各員保獎應俟軍情大定由尊處主稿會奏敝疏請簡  
考官已奉諭旨卽著禮部改題爲奏迅速辦理具摺時倉卒  
未及會列台端與少泉之銜此弟之疏忽伏乞恕亮安徽抵徽  
一案頃已雙銜出奏抄咨冰案

復周伯符方伯

國藩在江甯後區畫一切碌碌鮮暇江南鄉試定於十一月舉  
行貢院比已竣工科場事宜次第辦理惟書辦殊少熟手咨借

鄂省書辦乘輪舟東下不知趕得及否乞閣下力贊成之皖北  
肅清卽檄蔣之純援鄂旋聞石鎮蹉跌富營失陷賊氛愈熾續  
調介正等營赴鄂尙未起行接之純稟稱進兵蕪水會合成武  
臣攻克賊壘大獲勝仗爲之稍慰介正三營前經咨商分別追  
散因鄂境吃重該營本係鄂軍勁旅是以批令西上援鄂不遽  
撤遣據稟擬於九月廿八日起程旋接秀相咨據鄂台詳查截  
贖銀兩飭令折算札行稟復據蕭慶衍王清泉兩軍稟稱竇無  
空曠敝處從寬批准非市恩也實見該二軍困苦太久目下立  
見決裂如此彌縫以全體面具有苦心一則使該二軍歡欣而  
去一則使鄂台今冬無索餉之苦其詳載弟此次與官相函中

閣下可一索閱介正三營尙屬鄂中勁旅似可不必遽撤  
欠餉旣由敝處全付將來應由鄂台還敝處者尙求設法籌還  
至以爲懇

復彭雪琴宮保

前月十五日泐復一函計當遞到本月六日接手書兩件敬悉  
派防黃廣擊退賊眾沿江稍安至以爲慰廣濟德令黃梅史令  
畏憊無能而德令演戲捏功尤爲可惡尊處旣已函知屬伯符  
當必稍加懲辦厚庵回湘募勇赴甘需餉頗鉅江西七萬已有  
成議湘鄂浙蘇及東征局四萬六處以鄙人計之鄂粵兩處未  
必應手湘浙蘇及東局四處當可得二十餘萬金敝處銀錢概



爲遣勇耗去除給途費外尙給此閒之期票與長沙之期票就鄂省協勦金陵之兩軍而言蕭慶衍一軍遣散由敝處全給三十萬梁美材等一軍回鄂由敝處酌給六萬三千皆訂四箇月交楚而舍沅弟所部吉中各軍則較之蕭梁兩軍欠餉更巨矣劉朱等軍由宿太援勦蕪黃又不能不籌發行糧厚庵囑國藩籌助八萬竟不能立時付去渠奏調唐桂生蔣之純兩軍西征唐之行糧擬由此閒發三箇月蔣之行糧此閒與湖北擬各發一月半此二款者敝台須籌十餘萬較之八萬之數有其過之無不及矣之純援鄂襲擊羅田進兵蕪水攻克賊壘解成武原之圍殲匪下竄潛山霍山皖境吃重國藩添調涇防易開後

一軍北渡擬以劉朱三軍爲前進之師而以李王易三軍爲後繼之師其梁美材王清泉等介正三營亦以金陵回鄂助剿不知果能力遏寇氛否厚庵以水師十營歸敝處調遣義不容辭其水師立營分汛務請迅速派定以憑具奏九舍弟十月朔已起程還湘途次當可接晤吉暉弟之濕毒與肝鬱兩者病俱不輕殊深焦灼

復吳仲仙漕帥

南漕概改海運自是天時人事窮變推移之勢承示江北各屬及皖北之由洪澤湖北達者先辦河運以免紆途運漚出洋而舊制亦不致全廢具見卓裁斟酌妥善弟雖主海運之說而亦

不敢竟廢河運蓋以北運河一水經數百年勞臣經營而成巨川豈宜以停運之故墮昔人莫大之功惟修造漕艘弟意不欲太驟不欲太大不欲以例價責成旗丁自造太驟則無此巨款太大則難於浮送或者千里深通一節膠淺又增無數濬河之費責成旗丁自造往往一丁造船舉族斂費能趁閣下任內革此虐政爲幸將顧全此三者則江廣三省似不能不以海運爲主而河運僅堪爲輔芻蕘之見仍求切實指示爲荷本科鄉試已咨請蘇撫監臨少荃宮保來信定於月半前到此辦理一切宜春畬學使如已到淮請催其刻日渡江如尙未到卽將學政關防派員賞至江甯由少荃代辦錄科鄂中賊氛甚熾蒞道由

英山援鄂攻克蘄水賊壘解成武臣之圍鄂省東界已鬆皖省  
西界吃重比飭劉朱等軍赴鄂合剿而調涇防易鎮一軍北渡  
與鈞陞等營防守皖北爲劉朱後繼之師未知能否有裨

### 復彭宮保

疊接手書六件敬悉種種國藩亦有無數事件急欲熟商柳壽  
田曾充敝處戈什哈親兵營之立柳壽田及各哨官皆係鄙人  
自放鄙人現尙有兼轄水師之責乃昨撤柳壽田之委閣下竟  
不令其卸事一日離營一日亦不許其來金陵一行僅借成發  
翔兼管之名俾柳壽田任事如常此等舉動若他人以施之閣  
下閣下能受之乎閣下於十一年冬閒及此次皆勸鄙人大義

滅親舍弟并無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應誅不知舍弟何處開罪閣下憾之若是來示謂國藩將兵則紊亂鄙人在軍十年自問聾聵不至於此舍弟之賢否吉中營之好歹鄙心亦自涇渭分明亦自能訪察外閒之議論痛詆吉中營者以閣下爲最此外官紳商民水陸各軍有貶吉中者亦有褒吉中者若如閣下之所詆則安慶金陵之紳民必痛憾吉中營入骨髓矣柳壽田明知閣下與舍弟積不相能而故重責割耳謂非有意挑衅其誰信之吉中之勇旣有所挾以凌人而反不說出營名露出號補直待打畢割畢始行說出吉中二字又誰信之國藩擬於十一月初交卸督篆挂帆西上仍駐安慶就近調度比之少荃

劉已檄調劉銘傳等帶淮勇北渡隨剿并飭劉南雲等軍徑  
赴黃州追剿鄂賊德字營願赴鄂省歸李與吾處所欠之餉暫  
給三四千金作路費其餘在釐卡領取領至十月底止即可照  
此飭行做處匱乏異常卽求尊處先墊三四千兩代發該營路  
費稍遲亦由戴分釐卡解還歸款能令炳南之子被劫斃命一  
案尙有正兇未經緝獲許鼎臣等拏辦此案極爲妥速可嘉必  
須優保專泐布復

復喬中丞

淮南協餉前因鹽務疲敝月解三千本不敷用目下釐事稍有  
起色尊處需餉甚迫應飭運司寬爲籌撥業照大咨轉行運司

奏統計皖北兵額六千有奇尊意以勇改兵先行全補該勇等  
籍隸本省亦無不願事屬可行惟皖北勇丁淮勇之隸少泉中  
丞部下者現尙出征未遽議撤此外各軍皖勇求其鎗礮嫻熟  
隊伍整齊者殊不多觀恐補足亦未必有益至皖省額定兵數  
八千六百七十三名徵調誠屬不敷然承平日久綠營兵丁實  
難整頓弟宮京曹時曾上疏請裁額兵五萬近在行間閱歷多  
年益覺綠營習氣過深難於挽回將來東南大定勇丁全撤弟  
仍主裁兵之說不主增兵之說蓋平日養兵之餉雖少於勇一  
經征調出境則調兵一千較之募勇一千其費更多而數至于  
人必難湊十餘營之將弁以成軍臨陣殊不得力弟所以病之

而不經用也。遲赴皖鄂剿賊一疏奉到。諭旨命國藩無庸前往。仍駐江甯督辦一切。已咨達冰案。

### 復官中堂

頃奉環章敬悉一切。此次秦豫髮捻合股東趨。以援救老巢爲名。實則窺伺漢黃德等處。分投野掠。爲鄂皖兩省之患。仰託元老壯猶勦撫兼施。寇氛淨盡。餘捻敗竄。不久亦當殄滅。威稜遠耀。珮慰曷任。弟前奉會勦之命。奏明移駐安慶。六安得旨。鄂事已懸無庸前往。仍駐金陵籌辦一切。比已恭錄咨達。並飭劉南雲等軍迅赴黃州。劉銘傳等軍往紮三河尖。弟擬親赴黃州一行。面囑諸將妥商一切。目前科場未竣。李中丞抱病未能



選定行期鄂中旣已無賊王清泉等營自應遣撤以節餉需厚  
庵募勇赴甘需餉頗鉅函囑國藩籌助八萬敝處銀錢概爲遣  
勇耗去除給途費外尙給此閒之期票及長沙之期票實不能  
應厚庵之求惟唐義訓一軍赴甘敝處須給行糧三萬則義不  
容辭耳蕭軍遣資三十七萬有奇王軍遣資六萬三千有奇皆  
訂四箇月交楚除長沙期票外金陵期票須十九萬餘兩之多  
敬求閣下酌量速解若干弟亦深知鄂中匱乏異常但求稍分  
敝處之重擔則爲惠多矣劉朱等三軍奉 旨歸尊處調遣弟  
已諄囑該軍等恭聽指揮惟三人皆係平行彼此不相統屬又  
劉連捷之病近於內傷一軍不能獨當一路以後尊處如有綢

建總領合爲一路不宜分散調則同調進則同進其小小分支則聽三人自行斟酌可也

### 復富將軍

大疏請撤揚防兵勇與此間會奏之摺意見相同遣撤之資爲數甚鉅凡各處有可設法之處均須挪移先儘欠餉從容歸補挪款專奏借用漕折如奉部議准則得此巨宗此外可不需零挪矣旗兵房鋪田地自應分別查明尊意另設一局立限呈報清理事屬可行但須由善後局總其成蓋各省善後局之案卷將來皆移存藩司衙門卽旗兵之田房亦須藩司衙門存有案卷乃可經久也其會銜告示札飭俟閣下移駐省城再行會辦

沙田柴州進款甚巨曾經戶部具奏 諭旨飭弟等查辦弟前  
駐上游故由少荃中丞派員辦理至今尚未覆奏此時舉辦俟  
遵照部議而行無須專奏尊處如實查有新洲沙田之數有善  
爲籌辦之人請令其具一詳細說帖傳觀參酌以憑覆奏少荃  
中丞現在關中抱病頗重俟其出關當與之縷商此事再行奉  
聞

復朱久香學使

適閱邸報欣悉二世兄十一月初八日引 見旨改庶常家慶  
國恩林賀無量優貢解卷改題爲奏想亦可行向係撫署會  
題此次改奏不知尊處主稿乎抑撫署主稿乎祈函致喬中丞

一面此閒科場已於十五日揭曉開墨博大昌明美不勝收而  
榜前賞識如王恩培等卷果列前茅第六名賀廷壽不知卽水  
西門送別時所示者否安慶拔貢八人而得雋者五衡鑒之精  
允推正法眼藏也少荃初一日出關初六坐輪船回蘇穀山亦  
於是日起程赴浙珂鄉人士無借江南貢院之說穀山擬到浙  
後籌款興造貢院當不致苛派累人蔣鄉泉改官提督此閒尙  
無所聞想是謠傳安慶城外搶案已批飭嚴拏務獲小宋兼任  
兩司誠爲勞勩頃聞李道晉省已接臬篆矣穀山言豹岑於燈  
節後進京供職想係確信楊永芳已加札派委孝鳳素守禮經  
未必肯無故奪情此閒亦有人浮於事之患也春秋傳服氏逸

注見本經正義與他經疏中史記正義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亦多引之李君杏邨集本定已大備此閒書局劉伯山之父孟瞻先生亦治左氏傳逸注者伯山或可任校勘也

復何平貞太史

舊雨惠來翩然別去私懷馳系我勞如何接誦惠書敬審安抵潤州甫卸征帆卽躡游屐攬勝金焦愴懷今昔又添幾許新詩懸知百感交集雖襟抱恬愉無以掩其聲情之激越也金陵佳處自昔所稱喪亂以來名都文物爲狐兔所窟穴與風塵而殄瘁今歲幸克孤城百物蕩盡朝廷下寬大之詔遐邇上中興之頌曾無解於鄙心之愴歎惟大謨四十詩不張盛構號皇

耳目讀之蒼涼殆難爲懷不獨此邦人士十手抄疲抑廊生所  
謂山水有靈亦驚知已惟不才兄弟遭逢際會何功何能忝竊  
非分損辱盛譽祇增愧悚此閒近狀諸叨平善遯豫之捻竄閩  
之寇關隴之回窺滇黔之賊匪東面征而西面怨一波動而萬  
波隨天意茫茫不知何時始得永畢永訖載戢載櫜吾湘東西  
兩路之防次帥縹緲盡善其人之賢賤兄弟素所佩仰久鎮湖  
湘梓鄉之福前聞頗有退志擬節函致攀畱之忱如星使別有  
牽涉則非此閒所能與聞南坡翁開缺一疏得旨允准從此  
安居靜處浮議亦當少息胡氏儀禮證義板在江北何家國藩  
尙不得知如可刷印自當多印數十部便寄湘中一如尊指

致李小湖大理

京華盡歡會觀光儀近歲展轉兵閒無緣瞻對伏審乘輶闕嶠  
彩節吳門爲國儲材矩司空之家法明刑弼教踐大理之世  
官方資禮樂之風以靖干戈之氣而迺文成誓墓錄就歸田迺  
宦海之征帆主師山之講席仙雲彌好卿月自高邀聽之餘傾  
企曷已國藩風乘疏庸謬膺艱巨際中興之景運值元惡之  
貫盈倖收建業之城稍雪敷天之憤思欲蕩滌瑕穢潤色山川  
爰開甲子之科冀采東南之美牛斗之英光依舊龍雲之際會  
方新既占二八之升於斯爲盛更思九兩之繫以道得民登彼  
鍾山問誰鼓篋周彥倫之隱廬何在雷次宗之精室焉存瞻焉

願之可勝喟歎將投戈而論道擬愷而習儀載葺講堂重開  
學舍議擇大宗師而從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謀僉以爲閣下天  
人通貫望實並隆正直剛柔之德三文行忠信之教四早已施  
於有政可以爲師不揣愚蒙敢爲禮請聆羣倫之陳說識眾志  
之歸依試述一二略塵清聽或謂地以人傳文與年進昔使星  
之戾止猶祆雪之方張金陵適陷於黃巾玉節莫游於白下鐘  
阜之煙雲冱色蔣山之香火無緣今則虎踞龍蟠江山如故鸞  
飛鷺振旂鼓一新培此邦之英華補當年之闕憾咨詢碑碣憑  
弔滄桑扶杖而吟皆成詩料攜朋而出亦有勝游躋惜抱之前  
塵定卜伏生壽永浴隨園之舊例何憾崔慎兒遲茲一說也或



謂古學凌夷今文勢衍江南之顧惠秦錢孫洪張段江北之閻  
賈王任劉阮焦汪并皆吳會儒宗 熙朝耆碩似流風之漸沫  
懼陸緒之將淪閣下則嚙古得截接人用柅枕周蔣孔包羸越  
劉催儻之卷五千文公之籤三百未足喻其宏通自合資之提  
唱集中經解策問諸目小游學海卽是津梁茲一說也或又謂  
土鼓不能嗤九成椎輪不能禁五路徇俗之藝羔雁藉以先資  
大慚之文燒蟬豈能速化或非丹而是素遂愛古而薄今技縱  
屠龍骨誰市駿閣下則以鄭許之學淵雲之才濂洛之傳正嘉  
之格合之於一手沛之於寸心洗洮庸音追軌前哲談藝必衷  
於古教人必盡其才下至試帖小詩律賦末節亦復力排佻巧

崇尙清真餘技足了乎十人端儀合光於四國茲又一說也或  
謂儒生貴在識時經術原以致用儻使千言落紙詞盡筌蹄遂  
致一策莫籌儒爲詬病閣下則親編 堯典總答著書攀天日  
之昭垂紀海沙之漸被中更潢池之倣屢陳軌里之條天人治  
安遠睎夫董賈經義治事定繼夫蘇湖此間百度維新五咨并  
用廣設中衢之酌樂聞鄉校之言咨政乃魏之客鄉議兵卽齊  
之祭酒通名鄭里應仲遠之譽望彌隆折節陸生周孝侯之風  
裁益峻茲亦一說也綜是羣言敢祈一諾輒令儻從祇迓高軒  
毋金玉爾音願貴繫維之雅如松柏之茂共培梁棟之材區區  
寸忱伏惟垂鑒

復丁松亭侍御

獻歲發春伏審榮問日新龐祺川至鳴朝陽之丹鳳迺溫詔  
於紫鸞引企吉暉慶祝無量弟久從征役毫無桷補仰託朝  
廷福威獲藏金陵之事免於謗責爲幸已多迺蒙聖主逾格  
之褒并叨知好過情之譽撫躬循分但有祇懼自金陵克後移  
駐此間奉命赴楚督勦旋以鄂境無賊免其西行豫省捻蹤  
尙可西軼嶠函東窺梁宋不獨珂鄉之憂亦鄂皖之公患閩中  
賊勢蔓延援師前挫江西楚粵皆接閩疆猶多後慮國藩才識  
本極薄弱精力近更衰頹久處兵閒疲弱不堪事事回憶西江  
奉使並轡南行昕夕晤言可勝今昔之感張令紹英未來敝廩

無由悉其行止許主事長怡於敝處亦有世誼前經委辦江西糧臺文案每月薪水四十金亦不甚薄乃干預本籍地方事件妄動文移渠身在江西行文原籍徽州府則用照會行文歙縣則用札飭皆毫不干已之事弟惡其謬妄撤去糧臺差事渠頗怨望揚言到京必請御史參奏不知在尊處如何指辭乃遷怒於其鄉人程桓生誣枉多款弟在外十年從無一字議及京中長短惟許長怡年少猖狂顛倒黑白弟若非念許玉翁家式微太甚必當據實參奏因使密布一二伏希鑒照

復何小宋方伯

皖屬後種之麥多傷先種之麥無損二月中旬以來春晴和暖

下游之麥茂美異常據農民云可得十分收成皖境之麥計亦可豐收矣五河之米業經批令再買三千石解皖並札賀委員需若在於五河鹽釐項下撥用合前爲六千石此外又有贛州之穀饒州之米無爲之穀米及存倉之穀米四者合計共得米一萬八千有奇加以五河六千之項各處續解之項計皖倉近三萬石可略度荒月矣湖北穀價每石一兩五錢並無多穀可買已飭停辦聞川省現時米價每石七八兩以皖斛計算米一石在二兩七錢以內穀一石在一兩四錢以內尙不甚貴弟又在湖南買穀二萬石在江西買穀二萬石縱不能全到稍到數千亦可分濟安慶金陵兩處此間遣撤八營業於十五日全數

前擬令一營過皖時再提一萬數千補之此時可不補矣  
劉方伯二朱軍門及易鎮王鎮陳鎮各軍之餉均絀頃特由此  
解銀三萬至尊處以資接濟義字等四營五十五日之餉前有  
一顧令於漕折正項款下支銀二萬發給頃接喬中丞咨該四  
營業撤三營僅發欠餉二成此項即可不必再解壽州或弟與  
中丞各用一萬應再商酌棚規名目與州縣之耗羨提鎮之隨  
丁名糧相似擬難革除其府縣考費上年原詳在於漕折一錢  
七分捐款內每府發銀二百州縣四百作爲歲試之費科試一  
次減四分之一等語此次閣下與恕皆心泉兩兄擬於考費四  
百金內撥出百金再於別款酌提數千湊成一萬四五千作爲

送學轅之數州縣少此百金恐不足敷辦考似須酌提解司之  
款別立名目使可以公贖支領批解庶學使足以自贍不至向  
州縣索取舊額卽希早日定議併五行雜費等款悉照前次函  
贖所指一一妥議稟商中丞並函復敝處爲荷豫捻之趨北路  
者前此竄至徐州之豐陽邊界已調張廉訪樹聲所部赴徐防  
剿比聞該捻北竄汶上東平一帶徐防稍鬆未知能免回竄否  
復陳心泉觀察

葉雲巖參將來甯接手書並敬敷書院課藝二十部收到而正  
月杪尊函亦於三月二十三始到驛站遲延比已飭司查究暨  
院二月課期已過相距路遠俟七八月再由敝處出題一課可

也新舉人李魁第王鍾會試川資各三十兩當飭金陵善後局  
查便寄至尊處轉給該家屬具領弟在安慶多年愧未與書院  
士子講求修身力學之事並未至院招進諸生誨晤一二次而  
來示謬以相許大序亦歸美鄙人讀之祇增慙悚刻藝略觀十  
數首大抵說理欲精審題欲細猶存先正風格前明及國朝諸  
老工制藝者皆以說理審題爲重故作文與作人之道不分爲  
二事自後風會屢變此調久已不彈而閣下與璞庵兄獨篤守  
而不渝又得雨農兄崇尙雅正殷殷化導遂令此編獨標清真  
典型未墜涵濡日久院中當有學道之儒喟然興起歧望何窮  
弟頃赴下游巡視瓜洲一帶江防並勘鹽務改棧情形比已旋



省沿途二麥茂美據云可望十分收成皖境之麥計亦可小豐  
收尤爲殷盼豫捻已入齊境折而南趨徐邳裏下河俱形喫重  
先經札調鎮防之樹字六營前赴清江六安之銘盛等軍移防  
徐州淮揚水師亦經扼駐淮浦當可遏禦寇氛聞中之賊經各  
路援軍東南北三面會剿該逆將由西路竄入粵邊貴省防務  
當可日鬆粵境毗連江楚猶多後慮耳

復孫小山護撫

頃接惠緘因弟赴鎮江揚州一行裁覆稍稽敬諭新捧 恩綸  
榮攝撫篆節樓重到清陰憩昨歲之棠章水胥澄瑞氣濯深春  
之柳引瞻卿喬企頌靡涯此閒近狀諸叨平善惟豫捻前分擾

許睢北薄曹單回竄濟甯蒙陰等處旋由沂州回竄江南之海  
州凡贛榆沭陽及清江浦襄下河處處戒嚴又另股由滕縣回  
竄徐州邳宿等屬亦復防不勝防吳潛帥將赴兩廣新任而彭  
雪帥又堅辭漕督之命北路堵剿事宜尙無把握閩中漳郡久  
未克復聞新添悍黨甚多若江西堵扼整嚴恐終不免爲楚粵  
之患而江西兵多餉絀亦有難於久支之勢霆軍沙井之譁聞  
之心悸婁鎮一軍近日紀律何如尙不十分騷擾否弟所派支  
應委員李宗潮尙係循湖北原派之舊現在兩目俱盲其副員  
劉藻侵蝕不法現提金陵查訊敬求尊處另派委員支應該軍  
但令米糧鹽菜差足度日應不至似沙井之猖獗弟雖奏明將

選軍歸江西節制調遣然苟大譴生事則弟心亦深爲抱疚特此奉懇

致孫小山護撫

前因選軍沙井之譁聞之心悸函致台端詢婁鎮一軍近日紀律何如並請尊處另派委員支應該軍令其米糧鹽菜足敷度日此函計達崇鑒派員妥辦旋聞宋國永等所統選軍行至湖北金口索餉滋事棄舟登岸朱鎮等及各營官彈壓不服均已徇武昌省城各哨勇大隊齊趨紙坊山陂咸甯一帶據官帥咨稱尙未滋事據鄭觀察函言擄掠而不燒殺不知究竟何如聞該潰勇等聲言欲走江西約婁軍勇丁同叛其言雖不足信亦

不可不防頃接璦鎮稟稱自入關境將滿一月銀米俱罄食粥  
盤藉賣馬充饑忍饑待餉情形極爲迫切若不速籌接濟恐其  
與湖北八千人同叛應請閣下速發一月滿餉七萬三千餘金  
並食米六千餘石卽日起解俾免譴演生事感切禱切懇軍昔  
在鄂省四年欠餉無多自十年六月調至敝處至去夏已滿四  
年積欠本已不少而該營官哨官每於發餉之時借割邊米價  
爲名又復多方剋扣早慮其有潰散之禍而新疆萬里之外人  
人聞之膽寒不獨筵營憚於遠征故弟三月十五密片非効鮑  
帥也力阻該軍不宜出關也茲將原片抄呈台覽現飛咨鮑軍  
門由蘄東下速赴江鄂弭此巨患尤望閣下先行安慰璦鎮一

軍不令與鄂潰之八千人相合乃可徐爲收拾弟去冬奏明應分半釐留於江西供支鮑周二軍不知近月半釐可得若干以濟斐周二軍可滿七八成之數否並祈示及

正封函開接二十六日手書斐軍十五日已過白埠十六日全抵會昌十八口開往贛郡沿途騷擾聲言至省索餉此等洶洶之勢聞之實深憂憤旣經尊處於解往六萬之外咨明婁鎮允許續添餉銀饑鷹得飽或不致復有他變未知刻下情形何似敝處所調水陸諸軍均落後著萬泰旣已出省省城防守事宜不知武職大員係派何人主持若非倉卒剽掠省城則上杭一軍終可設法安撫金口叛卒亦斷不能成大氣候苟劉朱三軍

鮑帥次第趕到大局總無可處承示江西諸紳公請鄙人  
馳往南昌共圖補救靈營係敝處統帶多年之軍本屬義不容  
辭無如僧邸之變 朝廷及北三省震驚異常弟不能不迅赴  
山東稍扶危局乞將鄙意婉告諸賢紳共爲鑒亮承示各單江  
省糧局米局司庫共解過靈軍餉數六十餘萬各屬辦解軍米  
尙不在內沙井上杭滋事後續解近二十萬亦不在內可謂優  
待該軍不遺餘力前恐壞部煽亂思銷患於未萌故詢及給餉  
之數今事已如此祇宜籌後之補救不必問前之弊端恐煩言  
徒亂人意耳弟於金口潰勇告示中每人賞銀十兩計八千人  
共須八萬兩茲咨明由湖南協解江西歸於尊處給發如能解

散叛卒固爲大妙否則此八萬金聽閣下撥用稍佐江西之眉  
急

復孫小山中丞

十四十七等日泐布復園續接十三十四兩次惠書知前次咨  
送告示二稿已蒙尊處先將曉諭金口叛卒者發局刊印委員  
張貼其曉諭婁部者暫緩刊發惟金陵業將兩示同刊交吳竹  
莊帶赴瑞州頃接竹莊來信所派造告示之黃副將十二日已  
過吳城所攜告示早經兩路張貼而敝處亦於公牘內封兩張  
與婁鎮矣婁軍甫經撫定不知見此示後又有他變否當五月  
初二日敝處作告示之時但慮金口叛卒之由瑞臨而過犯

省城不知其由袁萍而竄湘也但慮婁部之仍由瑞石建昌而回省不知其改由贛州行走也但慮婁部之索餉求撤而生變故告以休息兩月緩其必欲速撤之禍告以概由敝處發給緩其專咎江西之禍不知其到贛後安帖無譁尙可撫之而策其後效也今幸金口叛卒全數出境婁部雖力求遣撤尙不至挾制譁噪弟昨批婁鎮求撤之稟祇准撤五營此外十餘營皆不准撤抄咨冰案未知果有當否閩賊窺伺江西誠爲可慮然贛江以西北有劉朱朱萬餘人南有蘇軍郭楊等部而婁鎮席祥各軍皆在南路聲勢聯絡當可共禦寇氛彭宮保因金口叛卒全出江境不欲再赴湖口峴莊中丞不久當可到江亦無須雪



師會面耳弟二十五日登舟二十八日啟旋北行雖相距日遠江境軍事凡有可以爲力之處必不漠置

復吳少村中丞

十七日泐布復函將改赴臨淮及區畫一切情形奏報廿二日自清江起行廿三日呂參將賁到惠書知張宋二鎮由亳東進援雉河已紮十九里溝釣魚台等處已令其滾營前進而慮其難顧餉道敝處接張朱二君文亦自以餉道爲慮竊意捻氣正熾民圩之向背無常張宋由渦河上游而來居雉河之西必須顧住亳州以爲餉道張得勝易開後由渦河下游而來居雉河之東亦須顧住蒙城以爲餉道二處皆可以水運較易爲力周

盛波一軍已到宿州亦令其滾營前進其餉道全仗陸運尤易梗絕劉銘傳一軍十八日自濟甯拔營月初可到濰溪口一帶正由雉河之北路進兵其餉道如何運送尙未深考敝處步隊已盡於此此外更無他隊可以繞扼永城馬隊全未開練所有邱部馬隊國將軍單內并未分一騎撥歸弟處尙須募勇買馬訓練成軍殊非旦夕所能集事就目前而論若以各路重兵至雉河與之大戰痛剿誠亦善策但雉營不能堅守待援又恐援兵將齊賊卽颺去耳賴文光乃髮逆餘黨百戰悍寇殊有智計任柱亦最稱善戰羣賊合股又值邱帥新逝氣勢百倍之際豈可輕視將奮迅以圖功恐鹵莽而滅裂鄙人久踐戎行飽更事

變如操敝舟而行大海颶風之中慎重則有之致遠則未也

復朱久香學使

頃誦惠書敬諭按試盱眙興居康勝二世兄奉 旨留館羅世  
兄亦得庶常閣下與椒生大農師生皆爲當代名卿皆有詰嗣  
接武達瀛亦佳話也倂初八日行抵清江本擬步隊到齊卽赴  
徐郡疊聞畱防皖南各軍索餉滋闕力籌撥銀鎮撫又聞髮捻  
肅集皖北雉河幾毫無一片賊氣十分危急飛檄劉銘傳由濟甯  
周盛波由徐州先後南援并調黃軍門翼升親率水師駛赴臨  
淮國藩亦於廿三日自清江啟行由洪湖進駐臨淮俟皖事稍  
紓再赴徐州言戰言守須數月後規畫大定乃有把握前此艱

海北援者係貴門下藩道鼎新一軍比因直隸兵力儘敷分布  
奏調該軍回駐濟甯矣馬隊將領頗難得人少荃之弟幼泉似  
堪勝訓練之任其帶隊衝鋒者尙須另選驍將容徐謀之陳鍾  
國瑞雖無異志然毀者十七譽者十三言人人殊廣堂方伯書  
來稱其可用因奏明歸於河南調遣少村中丞又奏釋回張學  
醇以監護之或可一收其用張牧應翔謹已存記凡閣下獎許  
之人類多佳士計芾村頃已攜之同來惟倪豹岑以祖母篤老  
未克從來侍思所以位置而不可得欲薦主敬敦書院一席不  
知尊見以爲可否倪中尙多先達而魯翁重聽槐翁語蹇似於  
講席不甚相宜姑存服闋冀出山此外輩行稍近者俱不深

知如豹岑足孚鄉望卽當與閣下合函推薦

復莫子偲

弟以菲材忝握兵符數年以來仗國威靈薄有驅除德薄能鮮展鷹上賞毅勇爵號尤深慙竦方且顧名思義惴惴不安而閣下不加規勉反以不能作四六箋賀爲憾果相識乎抑斯之也端午節前奉赴山東勦賊之命部署一切廿八日後始能成行奏定以徐州爲老營專力於擒匪出沒最熟之十二府州其非敗竄不到之地則令各省嚴爲防堵遏其奔軼遠遠盤旋俾征鎮各有汛地庶兵事漸有歸宿鎮揚兩閣四庫書旣遭一炬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又倉猝無從究問祇好徐徐圖之

九通聚珍板諸書儘可不必購買凡貴人巨室專求大部宏編  
度閣華屋與金玉玩器雜陳飾爲觀美而書賈精裝巨冊亦專  
擬之一二貴人取索上等之價閣下之視鄙人遂盡於是邪臨  
別語及購書曾言但求零編小種及國朝說經諸書之單行  
本非果深惡大部蓋自策勞人暮齒不能多讀又恥夫貴家巨  
室陳設諸書者之陋也善徵在六合亦有鬱鬱不能久居之意  
前聞弟奉命討賊慨然欲從末之允許文旌何時返棹金陵  
如秋聞辱臨彭城戎馬交馳之地得聆名論亦足少滌塵襟

復閻丹初中丞

初七日接誦初二日手書具見老謀深識壁畫精詳拙疏論勦

辦擒匪自謂迂遠而關於事情乃蒙獎飾逾恆竦愧尤深弟於前月廿五日由金陵解纜北行初八日抵清江浦因帶來之親兵六營甯國六營沿途有譁餉情事尙未到齊而徽州諸軍開餉尤駭聽聞故爾遲遲其行弟初奏以徐州爲老營專力於四省十二府州之地大局雖已粗定段落尙未分明現擬籌備勁旅四支分紮四省扼要之地山東以濟甯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安徽以徐州臨淮爲老營外籌游兵一支亦紮徐州一省有事三省往救自顧汎地爲先有餘力乃可救人兵事各專責成戰守庶有把握准勇諸將中劉銘傳潘鼎新俱可獨當一面張樹聲周盛波二軍相合可當一面湘勇則劉松山

易開俊二軍相合可當一面李幼荃昭慶新練馬隊合之邱部馬步各軍可爲游擊之師與賊上下追逐弟私意區畫如此軍情瞬息千變不知將來能成此規模否劉銘傳一軍本應畱於濟甯因院事十分喫緊不得已調之回援擬奏調潘鼎新駐紮濟甯弟目下不能赴東擬奏派李中甫榕至濟會同潘道接領國將軍交代事件求閣下主持一切俾潘李二君有所稟承惟糧運爲用兵第一要義鄙見周口臨淮兩軍以淮河潁河爲運道濟甯徐州兩軍以運河爲運道俱以清江浦爲後路現札淮揚吳道辦理轉運事件業經咨達冰案來示所論運河自黃流改道東北日就淤淺轉運輻重動虞淺阻應請閣下亟籌疏濬



之法刻日興工此事一成不但目前行軍便於運餉將來規復  
漕運亦必易於措手務懇迅賜施行黃河水性湍悍易於下駛  
難於上泝置設礮船斷不能如長沙水師之操縱自若不如但  
求堅實分布向可津渡之處不求上行不求下行但求處湍流  
而不壞震大礮而不裂雖不如長龍舳板之靈活而已足禦南  
岸之民船又可爲濟陸師之渡船不審尊處已開礮釘造否張  
逆一股竄回蒙亳任賴諸逆亦由曹單狂奔淮北麇聚渦河雉  
河集一帶捻匪專恃剽悍而賴逆則百戰幾賊詭譎多端尤不  
可以力取英西林初焚雉河集嗣以寇氛圍逼退回西洋集力  
求各軍援解雉河之圍第因皖事危急擬於日內至臨淮一行

俟皖事稍鬆卽當進駐徐州以符原議業境一律肅清閣下選將練兵力圖自強想桑土綢繆刻閒盡勞方劇也

復閻丹初中丞

二十六日泐布覆函廿八日接廿四日惠書敬承一切藉悉旌麾已抵兗郡起居多福企慰無似弟於廿九日行抵臨淮聞雉河集危急如故賊馬四出滋擾北至宿州城外及濉溪口等集西至潁上縣之江口集蒙臺數百里間一片賊氛非馬隊斷不能制勝國將軍撥交尊處之吉林黑龍江土默特察哈爾各起馬隊一千三百餘員名頃奉廿五日諭旨飭弟與閣下體察全數調皖茲特備咨商調請檄令迅速來徐其託倫布等統帶

之吉林黑龍江馬隊四百九十六員名弟亦於廿三日咨調廿八日奏明均經咨達冰案其兩起馬隊之口分懇求尊處籌發卽在協餉數內扣除弟因諸軍開餉各台局搜括無遺而少泉所部淮勇各軍近來餉項亦絀去年一年僅發七箇月今年亦將如此諸軍皆向我求益弟意於東豫晉三省協款內酌撥少許轉協蘇軍而慮其不可深恃承示各軍協餉清摺來省亦極短絀許以每月撥足三萬卽此已見舟誼譜誼公私並隆不敢再有奢望請卽先儘發托烏兩起馬隊其次則邸部各隊恐尙有交代敝處亦以東餉濟之有餘則以給蘇軍之駐濟甯者請閣下就近告知李潘二君爲荷至邸部所遺步勇四千除尊處

挑選二營外餘者悉擬遣撤亦求閣下委辦詹啟綸一軍則於  
礪山境內遣撤深知其擾民而不能戰也晉豫協餉處之餉擬  
令李幼荃新練馬隊以輔邸部之不足但不知可得確數若干  
弟更事日久稔知部撥協餉十案九空故言之多懼耳臨淮距  
周家口八百餘里潁河運道稍長宜於阜陽潁上一帶酌分一  
軍荷蒙指示貺我寶多將來必謀置軍潁郡以聯聲勢運河自  
南漕停運後十餘年未經挑修從新修濬自難籌此巨款且旋  
濬旋淤從前東河歲費數百萬經營而不足目今亦斷無此物  
力且趁河湖水旺尚可浮送之時多爲運輸九月卽宜停運閣  
下募兵講武力圖自強與胡文忠常日撫鄂先後同揆惟實心

任事之統領營官各處乏人不獨貴部爲然天下非無兵之患而無餉之患尤無將才之患胡公昔亦數數言之矣

復吳少村中丞

弟於閏五月廿九日行抵臨淮疊據各路稟報擒匪屢次撲攻雉河集我軍堅守苦戰二十六日英西林飭令部將黃秉忠等暨張鎮得勝猛攻高爐集連踏二營鏖戰一夜遂將高爐賊圩與對河之張圩同時克復自西陽集至雉河集聲息漸可相通劉銘傳月前已抵徐州弟令其由濉溪口先由石弓山龍山進解雉河之圍蓋各軍皆由東南進攻令劉繞由西北進兵與貴部釣魚臺等營相聯絡閣下又檄陳鎮國瑞取道歸德進援蒙

毫是西北之力更厚但劉陳仇隙極深陳英亦有不解之怨弟  
前檄陳軍無入皖境蓋深慮內訌非常之變業經附片具奏在  
咨達冰案尙求閣下飛飭陳鎮不宜來皖至要至要承示貴部  
馬步驟增萬餘需餉浩繁欲將陳州庫儲之款酌量提用弟所  
統皖南諸軍紛紛開餉動輒毆官閉城各台局搜括一空尙不  
足以靖亂更無銀撥濟北征之師而此間新添馬步五千餘人  
嗷嗷待哺李少泉宮保所部淮勇各軍近來餉項亦絀去年僅  
發七箇月今年亦將如此諸軍皆向弟求益無以應之喬中丞  
亦以兵增餉絀爲慮鄙意以州一款應遵照諭旨所指卽作  
四股均分尊處做處及李喬二公各提五萬李所分者就近撥

解劉周張三軍萬七千人弟所分者就近支發臨淮萬人及新  
自山東撥來之五千餘人並爲遣撤詹營之用弟處急在眉睫  
恐尊處亦難久候部議擬卽一面呈奏一面咨行各處派員提  
解

復蘇廣堂方伯

閏五月十七日肅布復函初八日接聞五月三十日惠書敬承  
一切前函規畫大局籌備勁旅四支分紮四省要區惟臨淮距  
周家口八百里相隔太遙閏丹初中丞曾以爲言來示亦謂證  
以前事尙虞甌脫應卽另添一軍頃與喬中丞商將英方伯向  
駐雒河之八千人移駐潁州不使陳東齋西過於空虛以符尊

指其劉軍門銘字一軍在敝處爲最多且精擬令駐紮周家口與豫軍互相犄角軍情瞬息千變未審能如區區籌畫否劉軍月初由濰溪口進兵將龍山石弓山各處賊巢攻破周盛波一軍於初二三等日會同英軍沿渦並進連破十餘賊壘遂解雉河之圍同時張耀朱慶等亦將義門集攻克軍威爲之一振賊勢卻未少衰鄙意四路安置重兵以遏其衝又搜查潁鳳歸陳四屬匪圩以清其源卽日當備清查圩寨告示咨行各處不知稍有裨益否陳國瑞一時驍將譽者十三毀者十七言人人殊侍因渠與劉軍門曾在長溝私鬪又與英西林方伯舊有仇衅不欲令其來皖致生他變故奏明歸豫省中丞調遣然此人氣



矜太甚又其部下諸將不樂爲用終難獨當一面頃有與該鎮一長批業咨吳中丞處便中請一查閱來示慮及客軍駐豫遠棄敝處節制一切進止豫中不能參預此自斷非所宜鄙人亦慮及此前曾密奏請將陳鎮歸吳中丞節制調遣各處協陳之餉概交河南糧台轉發頃又於長批中一一說及將來仍擬再奏一次請 旨革去幫辦字樣餉由豫發利權所在卽威權亦歸之矣惟目前八千之眾宜大裁減只畱三千不宜因賊已入豫姑令全畱以資追剿則嗣後擾民愈甚約束愈難請稟商吳中丞堅持行之國藩頻年馳驅精力日就衰頹三省幅員遼闊萬難兼顧有名無實情處隕越月前四次奏辭節制之 命未

蒙 俞允容當恭疏再陳得請乃已承示宜將各省防剿汎地逐段派定責成各省大吏相機勦擊侍於第一摺內卽言皖之廬鳳潁泗齊之兗沂曹濟蘇之徐海豫之歸陳十二府州當由督辦大員任之其餘各屬四省督撫任之卽是畫分汎地之說實則歷年捻蹤皆在十二府州之境四省之分段甚輕鄙人之汎地則萬難踐言也

復王筱泉廉訪

承示豫省糧賦漕稅以及釐捐各項每年應得五六百萬金而歲入乃不及三分之一謂損下卽以損上良爲名論抽釐勸捐一時權宜之計辦理得人實有裨於軍務無甚損於民生近來

籌餉之路愈廣養兵之資愈絀非籌餉之不得其術乃委員之不得其人此天下之通病非僅河南一省而已清查昔年之虧空捐加現任之廉俸已爲弊政至無可捐扣則又令另行籌銀賠補官項以致上下苟且虐取百姓此則各省所無往時張凱章廉訪並未到開歸道任豫省行文至敝處令其解銀赴豫以補前任虧空閱之深爲駭歎友人嚴仙舫先生曾任河南州縣十餘載嘗謂豫省虧空有日甚之勢無彌補之期作論豫省虧空書數千言至詳且切大致與閣下所論相符弟在江西將攤捐虧空奏請一概豁免河南似可做照辦理否則大小官吏視河南爲畏途勢必率一二自愛者而并趨貪污江河日下誠未

知世變之所終極矣豫勇日食銀一錢馬日食草料銀五分日糧太少日用不敷勢必百弊叢生似宜酌量增加俾令衣食有資而後可責以不擾民圩兵不擾民而後可責民圩以不抗官長完納丁賦其論似迂其效頗速兵勇雖賤亦人子也彼負血肉之軀正與吾輩同耳飢寒之不免而欲其爭先死敵秋毫無犯此必不可得之數今敝處撥劉軍門大軍駐紮周家口河南即可省出萬人之餉或勻加於他軍由少而增多雖一錢人亦知感芻蕘之論聊備採擇圩寨間有賂賊求免之事大抵迫於無可如何目今欲辦堅壁清野之法必須官民一氣分別良莠乃爲有益風行草偃惟上所令去其害馬者而眾民之不願爲

匪者固尚多也雒河一軍已於初三日解圍弟暫駐臨淮擬俟涼風到樹仍駐徐州以符原議

復尹杏農

兩接惠書援古證今陳義甚高細繹尊指大約謂臨淮非扼要之區分兵駐紮四省不如駐於近賊之一路尤於兵貴神速之義再三致意勤勤啟迪所以惠我者良厚惟其中有與愚見稍異者略陳固陋以資參究來書引亞夫委梁故事吳楚反時條侯知梁孝王足以抗賊故聊委之以挫賊之銳使委之而梁破則賊踞名城兇餓驟長盜糧頓富天下事將不可知倘何破寇之有雒河雖屬蕞爾之區而既有英部八千堅守其中斷無不

救之理若謂餉道不可不通而賊圍不必遽解是猶醫瘟疫者  
謂但求吃飯之照常卻不欲壯熱之遽退且須酌畱此次之壯  
熱借以攻治多年之舊病有是理乎國藩久處兵閒雖薄立功  
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卽於  
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旣深自愧歎又  
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  
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  
書亦復爾爾儒者紀兵事以鑿爲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  
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懸灘國藩頗疑其并無是事今臨晉之  
黃河尙在果木罌所能渡平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

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尙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蹟相合者蓋寡矣因來示諄諄啟告聊述近所抱愧與素所蓄疑者以相質證幸無惜反覆商論匡我不逮改駐臨淮不過就近調度屏蔽淮南廬滁各屬初無他意閣下深以爲疑則亦失之太拘捻匪萬馬奔突飄忽異常雉河圍解之後分爲兩路西竄敵處擬以步隊分紮四處規模粗定馬隊則尙未經籌就緒無一騎可借追剿之用良以爲歉

復喬中丞

大咨疏稿飭張鎮紫鹿邑英克康紫沈邱朱黃紫太和蘇聯周

妥聞英張病皆未痊英方伯已報起程不知張鎮可成行否劉  
省三過亳州稟請同烏都護馬隊前進業已照准並發給馬隊  
口分交烏部來弁領去西林一軍本應照前次面議仍令駐穎  
惟既入豫境則賊未遠退之前斷難調回克之馬隊自應隨英  
入豫康之步隊聞騷擾甚於各軍百姓苦之各軍亦不願與共  
事或撤或減似須申明紀律大加整頓卽令入豫亦於吾輩聲  
名有損此次水災甚廣各軍行積潦中薪蔬難購又多瘡痢之  
疾故弟並未催令進剿亦月餘未發奏報前奏請將陳州一款  
四股勻分旋奉 諭旨歸陳似各有二十萬准河南提用十五  
萬頃豫省咨稱歸德並無存款只有陳州庫儲之二十萬比已



函咨吳中丞請照前議仍作四分或弟與少荃尊處各於五萬  
內暫減一萬借與豫省秋冬閒歸還亦可不知吳帥允許否微  
休閒餉各營不能不大加懲辦鍊渠措置不善應行撤委以吳  
竹莊接署竹莊原帶營頭本在蕪湖又久習兵事於此缺相當  
弟交卸督篆凡地方事件應由督撫主政此件因閒餉而起從  
權由敝處主稿昨已咨達冰案本日附片具奏矣雉河解圍出  
力員弁請獎一摺六月十八日 諭旨都司劉廷幹著以游擊  
儘先補用並賞給果勇巴圖魯名號等因前次敝咨遺漏已將  
經書嚴飭另行補咨惲守光業一案已札該守明白稟復手石  
之米該守亦經親解來臨九舍弟久在兵間吏治尙未閱歷所

幸貴省風氣醇樸易於學治或可稍減鳩拙閏五月曾大病一  
次不知能否應 詔北上時事多艱而賤兄弟同膺重任不敢  
自喜但覺可懼耳

復喬中丞

大疏勦擒宜攔擊不宜尾追已奉 俞旨會籌辦理徧詢諸將  
謂邱帥近年無好步隊攔擊則動致敗挫不得不取尾追之勢  
不知確否康軍調歸河南張黃移紫固始英部駐潁調度極妥  
若再遠出則轉運艱難尊處本極餉絀何能籌此運費 諭旨  
如再督催似可據實詳陳國藩廿四日拜發之疏亦已均邀  
俞允劉省三仍駐周家口可不赴洛陽以西周海舫即可駐紫

亳州爲省三後繼之師以其距歸陳潁壽均不甚遠也陳國瑞覆稟情詞雖極謙謹而毫無悔過之意不能不參已奉明諭撤去幫辦禱去黃馬杜責令戴罪立功敝疏業已抄咨冰案豫中曾否糾劾該鎮此間毫無所聞陳州餉項少村中丞提去十萬其餘十萬弟與閣下及少荃均分亦已咨達左右李令萃華旣勝查圩之任請卽飭令來徐一見詢訪各處蒙毫各二人宿州一人均嫌太少尙須添派賢員數人亦非三月限期所能了事頃又咨調張雲吉專辦查圩此外有缺人員中尙有賢明可辦此事者否敬求詳示徽防金唐回營後金處撤換營官數員唐處拿辦滋事首犯勇丁二人正法金亦正法一人各該軍備

無他變告假回籍之勇千餘名空額不補鄙人必欲索挈十餘人解徐嚴訊不知辦得到否李世忠招捻之說未接續報倣處批令將醇邸富將軍原函抄來現尙未據呈送承示追勦捻匪須馬隊練成以驍將統之乃可得力誠確切不磨之論國藩初議以徐州爲老營訓練馬隊爲游擊之師須半年後乃可言戰近在臨淮耽擱兩月工夫馬隊全未料理而受命業已四箇月恐再兩月後尙無游擊之師可以追逐邸部馬隊中亦乏驍將馬匹病斃極多餘亦瘦瘠全未上廐難遽臨陣前言又不克踐良用焦灼

復劉松巖中丞

前次惠書壁畫軍事至爲詳晰。我良多尊意。賊之竄路入洛。則犯山陸不入洛。則入宛。與信陽或犯襄鄖。漢中而入楚之勢。居多。謂宜困之於豫西山中。不宜驅之於豫東平原。我軍馬步宜全駐許州。近奉二次寄諭。亦飭國藩移駐許州。國藩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不但賊不受困。亦不受驅。時而山中。時而平原。東馳西竄。終歲奔波。仍無大損於賊。故欲堅持初議。於擒匪必經之途。四處駐紮重兵。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四處駐兵之外。又須練成大支之師。與賊上下追逐。略倣邱帥昔年之法。惟游兵須得二千剽悍之馬隊。五千輕迅之步隊。乃可縱橫如意。自下淮

徐及濟甯周家口四處駐兵之局已定而游擊之師尙未辦成  
實深焦灼流賊初無定向兵強則避有隙則趨此次避劉省三  
而趨山東卽出眾人意計之外弟屢次覆奏皆言先保東路頃  
九月初一日覆奏一疏密陳一片抄呈台覽尙冀反覆討論匡  
我不逮幸甚

復孫小山方伯

江省議減丁漕一案咸豐十一年創議時鄙人頗費經營迫奉  
行不善謦議蠶起幾自悔立法之失當遲遲數年迄未入告今  
承閣下釐定章程繫銜會奏俾此事得有歸宿實爲至幸並於  
摺內未盡之言引伸其說見示四條一丁漕收數仍照十一年

原定錢價如將來銀價大漲仍照每兩一千六百文扣算收銀一各衙門公費歸入提補捐款銀內含爲一款以免部詰而示防閑一萬安樂平漕折之稍多數縣丁酒之稍少分別聲明而以一三副米仍歸州縣濟公此三條參酌時勢權衡均極允當聲敘亦無罅隙錢價與一三副米第當時所力爲主持者正與尊意相合各衙門公費難於入奏弟亦嘗以爲憂今得閣下如此彌縫當無後慮至第二條所論津貼軍餉一項楚軍應得一半概歸江省一節查此項津貼銀兩去年以來並未解過皖台想係湊放還銓各營月餉本年閏五月間山內糧台所收尊處由司庫撥解之二萬兩不知有無此款在內承詢江北各軍餉

項情形目前儘可敷衍即使十分支絀亦斷不指望江西之丁  
漕津貼一款如皖南唐金朱軍同時並撤祁門糧台李守或稟  
請尊處助餉亦祇作爲江西協濟敝處不可指爲津貼應得之  
款此項半濟楚軍之津貼應如來示撥歸江西統作提補捐款  
之用如須有公牘立案卽請閣下酌辦再有懇者弟於同治元  
年七月初二日奏請豁免江西攤捐一疏未云如蒙 恩旨俞  
允臣當飭司再查各州縣已完及請免各細數造冊送部查核  
其本省需用之款向由州縣攤出者臣與撫臣當另籌一項永  
禁攤捐專案奏辦等語厥後因事多齟齬久未會商覆奏亦未  
造冊送部今丁漕減收既由尊處奏定而攤捐豁免細數究須



造冊報部弟疏之所謂另籌一項永禁攤捐者卽尊疏之所謂  
提補捐款亦須切實聲明前後兩疏互相照應乃爲完善敬求  
閣下稟商峴莊中丞將弟疏末兩層專案奏結了弟未竟心事  
感甚禱甚

復喬中丞

捻匪竄蕭初一夜尙與我軍相持有回攔雒河之勢初二折至  
豐縣初三琴軒在豐縣陳家莊接仗以步卒二千爲賊馬步二  
萬人所包裹幸而獲勝爲近來第一惡戰初四賊竄魚臺琴軒  
兄弟一迎一追又獲大勝丹初同年所派東治營在魚臺者亦  
經出擊獲勝該逆狂奔單縣等處初七日回竄歸德一帶不知

山東尙有餘匪否若賊果入蒙亳弟必派張色等軍與臨淮劉  
軍亳州周軍及尊處英張等軍協力會剿若徑奔開陳以西亦  
當派大支游擊之師赴豫會剿十九日敝疏過承盛譽此疏  
兩中今已旬日未奉續諭豈立言未當抑已成之局不宜妄  
爲異同邪責備吹求等語卽係代丁兩生預爲慮及若果署撫  
任劉松巖必將挂冠先去而物望民譽丁亦較遜於劉是以稍  
持正論以備采擇至封疆大員不敢密保黜陟賞罰不宜干預  
則國藩素持此議具奏亦非僅一次尊意欲去皖而卽豫實係  
去易而就難然弟甫奏稱閫外不干內政亦未便遽爾上陳白  
涉矛盾且閣下明而善讓在皖兩年弟受福實多若閣下移豫

爲我同聲之應他人來皖或有掣肘之端則亦得失參半仍不  
如聽其自然之爲善也豫中匿敗實在情形由諸將全不得力  
弟意欲將河南軍政吏治積習日壞剴切具奏欲與改弦更張  
尙不能知其詳尙祈示及一二雉河解圍一案周海船所部應  
予保獎前次會疏內已聲明此次清單查無海船等在內敝處  
亦尙未接據海船開保之稟如可稍緩一月俟周鎮稟到由弟  
移單寄尊處彙奏卽會摺弟銜否則先由尊處出奏毋庸會銜  
敝處當將周軍另行具奏也附保團練出力人員一片甚妥

復喬中丞

賊竄歸德初九日周海船敗之於甯陵十二日劉省三又敗之

於扶溝縣係攔頭迎擊一變向來尾追之局差爲少慰東西兩  
股向來不叶比聞任賴屢敗求與張逆合股據扶溝縣稟則十  
二日之役兩股已合併爲一無論或合或分豫境總爲喫重十  
七日派烏部馬隊赴省三處十八日檄色部馬隊樹營步隊由  
豐縣拔赴周家口替出劉烏馬步全軍作爲游擊之師赴豫會  
勦不復拘十二府州之地凡薪糧無缺之處均可竭力與賊縱  
橫追逐業經咨達冰案少荃入洛之議接奉十五日 寄諭業  
已中止并飭調鮑春霆勦賊河南茲錄寄台覽皖南防軍除在  
徽誅二十餘人外又密咨湖南正法一員解徐審訊者六員擬  
卽平情奏結海船兄弟保單業呈尊處卽請摺列敝銜具奏敝

處欲添保二人茲附名條祈查照增入弟在江督任內所補武員缺極少五年之內大小未補至四十人自卸督篆未補一人海船請補四缺礙難照准原單奉璧惟總兵實缺閒有密片請補者貴部如程黃徐諸將孰爲最優便中見示或可相機推轂

復陳筱浦廣文

鄂綱認引過多批令截止甚好驗貲減折掣籤三者均有流弊尊擬節略欲令已認之販銷出一票除完本釐外並令預納後運之釐約有五利誠爲苦心籌畫善處之法惟敝人辦事最喜光明洞達婦孺皆知不喜文不對題藥不對病刊本載定先鹽後釐今若改令預納釐金若干則當由李宮保刊一小告示每

商發給一紙說明所以先釐之故不當由督銷局出此號令勒令預納之釐此所謂文不對題也至節略中稱釐可漸加酌加正稅二語尤爲難行釐固不可稍加加稅亦必減釐成本所關分毫皆須斟酌刊章所載均係票鹽之法凡票商今年請引者明年再來亦不拒不來亦不究今令銷出一票卽須預納後運之釐不准多請不准少運是票商而責以綱商之道亦所謂文不對題也鄙意飭招商督銷兩局物色真正殷商維持而護惜之使其輓轡轉運暗寓綱法於票鹽之中則可勒令票販盡充綱商則不可自今所難者額引少而請者多恐不得引者向隅而歎乃欲令得引者預納後釐接辦後引以後揚州全不准請

引則恐楚西銷局接辦之人不能認滿新引之額若揚州仍准請引乎則恐請引之多如故卽向隅之歎亦如故此所謂藥不對病也鄙意以引給商而令商本虧折者鹽政之咎額引已滿不能徧給眾商者非鹽政之咎驗貨勸讓或不可行而減折掣鐵究屬可行假如配鐵十支以兩支寫無引以八支寫三成四成五成以至十成不等掣得十成鐵者請百引卽准百引掣得三成四成鐵者請百引只准三四十引掣無引鐵者各挾賞本歸去誰敢怨之又如配鐵十支不寫三成四成九成但寫無引者二鐵五成六成七成八成各二鐵誰敢怨之推之百鐵千鐵皆然只要司民並無私弊商販日無怨言病三少商多

卽於引少處用藥不必別立名目從預納釐金著手反使人生  
疑惑也區區愚見望再籌思見示爲感頃覆而生緣仲爾信一  
並抄覽擒匪現竄光固一帶皖軍馳戍三河尖敝處已令劉省  
三軍門酌度游擊開年再令幼泉一軍拔赴河南鄙人亦擬由  
濟甯曹克察看地勢並閱河防再由歸陳進駐周口調度一切  
惟湖團一案尙未辦有端緒如須資遣團民東歸則移師之期  
又稍稽緩矣

復丁雨生都轉

承示淮鹺利弊灑灑數千言至爲詳悉所云局外之論公正而  
不合事情局中之言親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顧物力之



盈虛議變法者不計善後之繁重此數語尤中肯綮國藩前書  
欲閣下審聽慎擇而不輕一發者正是此意岸無真商商無真  
本大亂之後此乃必然之勢不足爲怪當同治二年初議改章  
之時但慮並無一商前來認引今雖無真正巨商而散商熙熙  
而來已爲初願所不及驗貲掣籤勸誘三者誠皆有流弊然部  
憲不加額引以杜搶跌嚴緝私販以防擁滯二者并行則認引  
者雖多向隅之商而得引者究無虧本之慮是鹽務可期常旺  
不至頓壞且驗貲勸讓縱不可行掣籤則未嘗不可行掣籤以  
定先後固屬可行卽掣籤以定有無多寡亦未嘗不可行假如  
配籤十支中有兩支無引者其八支則自三成四成以至十成

不等抽得三成者認百引准行三十引抽得十成者認百引卽  
准行百引抽得無引者彼亦無可怨尤現聞湘綱認引改歸岸  
局李宮保處近又有綱須暫閉商不續招之議似認引太多一  
節尙不至無法可施來源不旺場政不清約有三病經閣下飭  
分司赴場剔弊來春復親往察看量予勸懲並講求損益輸轉  
之道場政旣清來源自旺是三病亦非無藥可治改道六濠經  
國藩親自閱看再三審定尙屬害少利多閣下所慮一在洋人  
之侵我利權鄙意中外交涉總以條約爲憑約中無洋人運鹽  
之條彼本無從覬覦若彼不守約而侵佔我之執約而拒之則  
六濠可侵口岸亦可侵儀徵亦可侵也竊謂七濠口之洋商總

宜堅持定力令其移至鎮江均歸南岸與北岸鹽務馬頭界限  
既清乃無夾雜比之漢口之鹽船洋船終歲同泊北岸者已有  
閒矣一慮在船隻擁擠鄙意運船與場船之相擠者過掣積壓  
之故若如現時每日過掣至二三千之多隨掣隨放可免擁擠  
國藩初定新河口過掣之時意謂七濠口非洋船應駐之地宜  
令騰出自六濠口及七濠口以下凡十餘里均可爲鹽艘停泊  
之所大江雖數千里而可以泊船之地極少故舟人皆泊於西  
岸支河小港之內其江中可泊船者舵師必尋料上而泊之凡  
岸之聳出江心者高峭則曰磯低平則曰洲凡磯之下必有深  
水古人曰洑俗語曰洄澗凡洲之下必有淺灘古人曰舉俗語

曰料如散花料盤塘料金剛料鯉魚料之類皆江中可以泊船  
六濠七濠口以下亦所謂料也六濠以上則尙有風波之險若  
依鄙人初議江船盡泊六濠以下不許收入瓜口以內何至與  
撥船擁擠儀徵所以不便者一則口外之江不可泊船必須收  
入小河二則河太淤塞挑濬四十餘里不比新河之近而易修  
至慮銅船糧船之擁擠則來去各有時日其難在三汊河以上  
瓜口與儀徵所共也一慮岸隄鹽棧之潰圯則排以木椿廂以  
料掃築以石隄隨時可以補救一慮損夫水手之滋事則無論  
何處掣鹽皆不能免數者似均無足深慮毋庸議復儀徵故道  
國藩向來辦事不執己見亦不輕徇人言必確見利害所在而

後舍已從之閩下精思銳入每多獨得之奧而求之太深處處視同荆棘亦未免舍康莊而由鼠穴厭芻豢而思螺蛤聊布淺見以相質證幸無惜往復再商折衷一是

復許緣仲觀察

金陵捐款除通如泰州海門泰興等屬今歲可符原派之數此外州縣展至來春捐足亦無不可河運海運之費孰多孰少本擬咨商各轅擬俟復咨到日酌議具奏頃接閩中丞咨知已會同張子清河帥具奏暫停河運全解折色想部議亦不能不准七濠口洋商遷移鎮江已在籌灣挑濬舊河以便停泊其搬移之費擬免釐捐一年約計萬金爲數無幾儘可允許新河口停

泊鹽船六濠口以上尙不免風波之險惟七濠口以下一帶極  
好泊船若被洋人佔住則鹽船須在六濠口以上至瓜口等處  
既患江深不能下錨又與小河內之撥船相混全失鄙人之初  
意務望閣下稟商李宮保速令洋船渡泊南岸則事事妥善矣  
尊意欲在西塢開一閘壩又在江岸起一木馬頭事屬可行惟  
目下新河兩岸之壩塘江中隔之提鹽棧下築之基東西藏船  
之塢工程均十分草減若再於西邊閉閘出江則一片混淆全  
無遮闌必須將河工隄工塢工棧基工大加修造不惜重貲乃  
可議及開閘放江其木馬頭一事卽日可以修造但須工堅料  
實動作數十百年之計爲妙中外交涉事件總宜堅守條約條

約所無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權頃復雨生都轉一函抄寄  
台覽此間近狀平善賊蹤現竄光固一帶已令劉省三軍門相  
機游擊開年再令幼泉一軍拔赴河南鄙人亦擬進駐周家口  
就近調度俟湖圍一案辦理就緒卽便啟行也

復彭宮保

長江水師章程內尊擬添設礮台一條思深慮遠鄙人亦嘗籌  
及再四水師不宜登岸斷不能兼顧陸路礮台若洋人以小船  
人江我軍舢板卽足禦之若以輪船來雖有礮台彼亦不畏廣  
東所築百餘礮台終皆無用仍以不築爲是千把各與書識一  
條事屬可行副參游出缺全歸長江提督遴補一條恐不可行

吾與賢弟二人身後長江水師終必大壞目下吸食洋煙者業已不少將來哨官中必係湖北三江人多未必勝於閩粵之人三分歸部似難再減京口湖口等營擬將原兵裁出考缺會閱一條俟再酌定茲將少荃籤出各條鈔咨冰案此件本月廿四五定卽出奏足紓尊廬貴族譜序義不容辭上年爲厚庵譜序係孫琴西擬稿刪潤用之此次方存之來敝處當囑其代擬一稿鄙人再爲之刪潤書就奉寄此聞近狀平善擒匪悉數竄擾河南開歲卽令幼泉一軍赴豫會剿國藩亦擬於正月間由濟甯充曹察看地勢河防再由歸陳以達周口駐紮老營惟東民之在湖團者與沛民爭鬥不休後患無窮奏奉諭旨會籌妥



辦節經派員查看如該國民原籍尙可安插則須俟資遣事宜  
辦竣後方能啟程移師之期或又稍緩亦未可定聞貴恙小愈  
夜夢不甯總宜節嗇思慮養歡喜神毋自太苦至以爲囑正三  
月間斷不可枉駕來營俟周家口紮營已定再行函商會面之  
法